

全球女权主义
的比较案例研究
妇女的活动与学术研究
参与团队：中国

中文访谈文字稿
讲述者：Duan Jiling
访谈者：梁晓雯

地点：美国安娜堡
日期：2019年5月28日

密歇根大学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

密歇根州安娜堡 1136 Lane Hall, 48109-1290

电话：(734) 764-9537
电子邮件：um.gfp@umich.edu
网站：<http://www.umich.edu/~glblfem>

版权所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2017

Duan Jiling, 1984 年生于中国湖北。她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取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和英语系同时取得两个学士学位，目前是印第安纳大学性别研究系的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跨国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政治，性别与媒体研究等。在赴美求学前，她曾于中国南部某城市一个服务低收入流动女工的 NGO 担任主编，更早之前，她是北京某网络媒体女人频道的高级编辑和记者，也一直积极参与国内女权及劳工社群的各种行动。

梁晓雯, 1992 年 5 月 7 日出生于中国广东广州。毕业于 Fordham 法学院，现在是一名纽约律师。梁晓雯是一个中国女权行动者和组织者。她在 2012 年开始参加中国的同志与女权运动，曾在中国和美国发起和参与多个有影响力的草根女权活动。

梁晓雯 (梁) : 首先要谢谢我们有这次机会 , 能进行这样的对话。首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 了解一下你的背景。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 以及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

Duan Jiling (段) : 我叫 Duan Jiling 。我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在美国读性别研究。

梁 : 那你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什么呢 ?

段 : 我最关心的是 , 怎么说.....可能跟我当初为什么要来读博有关。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吧。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 一开始是在一个商业媒体 (工作) 。虽然当时是做跟妇女相关的工作 , 也有机会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 但毕竟是一个商业公司嘛 ,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工作内容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 或者说是我愿意去做的。然后当时整个的 (政治、社会) 环境 , 因为是在北京嘛 , 整个人状态就很差。后来就离开了那个工作。那个时候就很想回到一个校园的环境 , 可以安心读书。当时也觉得想换一个生活环境 , 然后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觉得可能只有通过读博才能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就来了 (美国读博) 。

我当时比较确定的一点就是我想读这个妇女和性别研究 , 但是具体是要做什么研究我是不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做 , 但是具体的研究题目其实是没有想好的。但是有一点 , 从那个时候来读博到现在 , 可能四年的时间 , 我觉都没有变的一点 , 就是我特别想做一个.....当时我跟我的 committee 说的就是 ,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吧 , *whatever that might be useful for 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 , 当时我导师问我想做什么 , 我就是给她这样一个回答。我就这一点可能是没变的。所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东西 , 大概的一个.....

梁 : 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聊。你现在确定是在研究什么 ?

段 : 我现在确定研究什么 ?

梁 : 我们可以先回到你之前说的 , 你说你不清楚自己要研究什么 , 但是你非常确定的是 , 你想要研究跟中国女权运动有关的。而且你希望你的研究是能够有益于中国女权运动的。是什么让你产生这样子的非常坚定的确信 ?

段 : 那就又回到我当初 , 怎么说.....

梁 : 就是什么促使你确定这个是你要做的领域 , 你的方向 ?

段 : 我觉得确定这个是在我来读博之前。对。

梁 : 可以讲一下吗 ?

段：我觉得应该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是研究生期间，非常后知后觉地、走了很多弯路地，终于找到了女权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就当时看到这个词，以及相关的一些包括像王政老师，沈睿老师她们写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自述的文章之后，然后就觉得，可能在那之前就一直心中有疑惑，但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词如此贴近自己心中所寻求的这个答案。怎么说，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找到这个词，就是终于解答了我之前很多年的、各种的困惑。然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决定，就是一定就想做跟妇女相关的工作。就是不管是什么吧，只要是能帮到妇女群体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找这个相关的工作。之前跟一些朋友也说到过，就是其实我当时挺无知的吧，也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妇女 NGO 啊，有什么妇女组织，当时对这些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当时就在网上搜嘛，搜索有什么跟妇女相关的（工作）。然后，反正就特别可笑的，还搜到了一些明显是.....我后来才知道是一些体制内的工作岗位，人家也没有开放招聘，然后我就跟人家打电话。就完全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

梁：什么样的工作？

段：比如说那个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就完全不知道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性质的单位，以及（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你（才）可以去到那里工作，或者说他们可能会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人去那里工作。完全就一无所知。就挺那什么的，现在想想也挺可笑的。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商业媒体。当时我就给他们投简历的时候我也对他们做了一下调查。就看他们做了一些专题报导什么的，觉得还挺不错的。比如说像一些基本的内容，性别意识还是挺强的。当时看了包括他们做的一些专题啊，也都是在讨论这个妇女的境况。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做媒体的话，跟我想做的工作也比较接近吧！虽然我当时更想去的是那种，比如说像完全跟妇女（权益）相关的工作。她们虽然不是围绕妇女权益，但起码还是做妇女相关的，而且性别意识什么的也都过关，所以我就也投了。然后她们是很快就给了我回复。

梁：这个是那个商业公司？

段：对对。她们很快就给了我回复。然后就入职了，然后在那边工作。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很早就做出的决定。

梁：所以你是看了，你刚说你当时有很多困惑，后来是看到王政老师沈睿老师写的文章.....

段：不只是她们两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书，有一些比如说西方的编译的.....她们的是我印象比较深刻。

梁：那你之前有的是什么困惑？

段：有的可能不完全是困惑。也包括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听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都说：在我找到这个词之前我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自己，或者说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个东西来（形容）。比如说，可能就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

梁：可以讲一下没有关系。

段：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小时候就真的听过很多.....我觉得这个背景很重要，是因为，比如你在一个什么地方长大其实决定了，你在成长过程中，你可以接触到的资源，可能是跟，比如说城市，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周遭的生活环境也对你是一个塑造。我当时就是从小吧，就听我妈妈讲我奶奶的故事，我姥姥的故事。她们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悲惨。这个悲惨跟，怎么说，跟中国的这个阶段有关系。就是说本身的这个物质条件就是.....比如说我奶奶，我妈妈就告诉我，其实是我妈妈猜的，我妈妈没有见过我奶奶。因为在我爸爸读高中的时候她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她觉得我奶奶是饿死的。因为她永远都是家里最后一个吃饭的，她要等所有人都吃完了，她才去吃。但是她有五个儿子，所以经常就是，比如说等到每个人都吃完了，轮到她吃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剩下了。所以你听了很多事情后，包括我姥姥也是，再包括我妈妈她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我也观察身边的其他人，比如说我妈妈给我讲了好多.....所以我觉得我妈应该是我的启蒙。她告诉我那些故事，而且她有她自己的判断。比如说像我的一个大妈，就是我大伯的妻子。所有人都说她是病死的。只有我妈跟我说她觉得不是。她觉得我大妈是被我大伯打死的。她说因为她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首先我大伯经常打她。然后，我大妈死之前就是一直就重病，就病怏怏的，病了半年多吧。然后之所以发病是有一次.....你知道以前的那种房子有那个门槛。你知道门槛吗？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她觉得我奶奶是饿死的。因为她永远都是家里最后一个吃饭的，她要等所有人都吃完了，她才去吃。但是她有五个儿子，所以经常就是，比如说等到每个人都吃完了，轮到她吃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剩下了。所以你听了很多事情后，包括我姥姥也是，再包括我妈妈她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我也观察身边的其他人，比如说我妈妈给我讲了好多.....所以我觉得我妈应该是我的启蒙。她告诉我那些故事，而且她有她自己的判断。比如说像我的一个大妈，就是我大伯的妻子。所有人都说她是病死的。

只有我妈跟我说她觉得不是。她觉得我大妈是被我大伯打死的。她说因为她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首先我大伯经常打她。然后，我大妈死之前就是一直就重病，就病怏怏的，病了半年多吧。然后之所以发病是有一次.....你知道以前的那种房子有那个门槛。你知道门槛吗？

梁：知道。

段：总之就是她被我大伯打吧，可能就拦腰地，摔倒在那个门槛上，然后从那之后就一直生病，然后估计肯定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治疗啊什么的，就一直生病。我后来猜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内脏出血，然后就长时间（出血）这样，就去世了。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人告诉我说她是被打死的，只有我妈妈观察到这个。就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之后，我觉得你很难没有这个意识。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就因为她们是妇女。

梁：所以就是你从小到大听到的家人的经历让你意识到，让你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段：差不多吧！虽然还有其他的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那还有其他的事是什么？

段：其他的就还有很多，可以说很多。比如说，可能不一定完全是跟性别有关，但是可能跟我之所以成为我，包括后面，就后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有关系。比如说我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大部分我的同学都去了南方工厂打工。这个可能是一个阶级的面向，就是比如说我到初中的时候，好多同学注定是没有机会上高中的。等到我去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大部分的初中同学都成了大家所说的什么农民工啊流动工啊，就是曾经我的初中同学、小学同学。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身边的同学的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来自农村的越来越少，然后基本上.....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成绩好吗，然后读高中的时候就老被安排给那种家里有背景的人做同桌，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我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性别和阶级的交叉，因为这个就是我生活的真实的经历。但是可能我在那个时候不会说性别和阶级交叉这么一个高度地理论化的概括，但是这个是我的生活的真实经验。

就是特别明显的，高中的时候就发现农村的同学越来越少，再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农村同学就更少了。就是这个比例是严重下降了。然后我自己就意识到以前好像，比如说小学，初中，并不知道自己，比说我来自农村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也不觉得自己穷，因为身边大家都跟我一样穷，你就不觉得自己穷。然后你到高中之后发现很多同学是什么局长的孩子啊，然后老师对他们的这个偏爱就非常明显了。有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学，现在想想也都是小孩了，大家其实都，包括他们自己都很厌恶自己父母的这种行贿的行为，他

们也会说我根本就不想坐前面，或者说根本就不想搞学习，但是我爸妈就是给班主任送礼呀，非让我坐前面啊，或者什么。你就知道了在背后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到大学是就来自各个不同的省份的吗，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像我们班有几个北京来的同学，高考的分数都比我们那种高考大省的低几百分，然后人家就跟你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然后就是那种挂科，挂很多，四年都没见过几面的，然后到毕业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了优秀毕业生。然后有的就是什么，每次他们父母来学校看他们，院长都亲自去机场迎接啊.....这些这些事情就感觉.....就是这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是交织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女生的生活经验，和你来自农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永远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种不仅仅是城乡的差别，还有这个地域（差别），整个的这个里面的各种各样的 hierarchy，交织在一起。

然后也包括（年龄/代际）.....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上次我跟二猫讨论，那个也是对话，聊天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我们聊到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们说到作为 80 后的理想主义，说到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接受了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宋庆龄基金会还是 希望工程，给我们捐的一大批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就是那天下大雨，所有的学生在操场上淋着雨——当然领导是打着伞的——接收这个书，这个捐赠。我当时特别开心，终于有书看了。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书，然后等到那批书。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当时在那个操场上，站成方阵，整整齐齐的队伍，然后站在雨里，给领导鼓掌，感谢捐赠。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如果我以后发财的话.....（笑）可能也没有机会（发财）。

总之，图书馆就有了一批书了，然后我特别高兴，就去办那个借书证。然后就发现绝大部分的书全都锁起来了，不给我看，不给学生看，只给老师看。然后留给学生看的书就是一些，那一定只能是红色经典。所以我作为一个 80 后我看了非常多的红色经典，像那个《青春之歌》啊，《林海雪原》啊，真的那个时候让我澎湃着革命的激情，然后那天我跟二猫两个人，我们不约而同地就背诵那个 保尔柯察金 的名言。

这些红色经典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一定要做一个有国际主义情怀的人。你知道白求恩，“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也是构成我的这个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些阅读都是对我的影响吧。因为在青少年时期，这种影响是扩大的，对你的影响就是特别强烈的，然后你当时那个反应也会特别强烈。我现在印象中我当时看巴金的那个《家春秋》

系列，激动得简直是不能自己，痛恨这个封建的社会，吃人的社会对人性的这个，这种禁锢吧，总之，我觉得这些也是构成我的这个.....。

段：对。

梁：所以又是什么让你决定你要去从事跟女权相关的研究工作？

段：这个就跟我当时的工作状态有关。我也提到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业公司，然后媒体本身也是有这样的性质，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访谈，你采访我，就是至少这个话题是我愿意聊的，就是说你并不是说给我做一个公关，对吧？你不是说为了让我好看。我来做这个访谈我也不是为了.....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个人的目的，我想要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反正本来谁也不知道我，对吧？但是在商业媒体的话，很多时候你做的访谈不是这种性质的，更像是一种 PR 性质的，就比如说你要去访谈明星、名人，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不是我。就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同事，现在也是非常大的网红了。她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跟几个同事都觉得特别可笑，她就是说在某某知名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我见了多少什么样的名人明星，然后在知乎上“谢邀”回答这个“我见过的名人明星”，然后如数家珍。当时就觉得，比如我在那时候，这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不会认为说，我见了这个名人明星给我增加了什么，因为你太清楚这种工作的性质，你就是要去给人家锦上添花的，大家是一种资源互相置换。就这个东西我没法去自我感动，觉得说我因为见了什么，或者采访了什么名人明星，我就鸡犬升天了，这个不可能是我。这不是我。

相反，比如说我当时做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工作，都是跟女权相关的，比如说就是报道你们的行动啊，我觉得当时你们做的，一直到我离职之前，基本上每一个行动都报道了吧，我印象中当时我其实都没见过你们，然后我就反正你们的 QQ 全都加了，然后每次你们有新的行动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包括你们的照片啊，然后那个行动的介绍啊。然后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自己跑过去，像那个 KIM 开庭，就是每次跑过去，其实这种工作不是那种最能给我带来好处的工作，就是比如说你在公司里，考核你，比如你在互联网媒体，那考核你的就是你的流量吗，对吧？或者说你能去联络到一些资源，比如说有一次我得到表扬的工作是联系到了一个高端女性峰会吧，那种公司就会喜欢，因为你这个是不是高端资源吗是吧？然后当时很明显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哪些事你真的真心想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也要感谢我当时在的这个媒体。我觉得这个可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女权运动它不可能是一个单面向的，也不可能是一群人都在做同一件事，而且只能是

这一群人以这种方式做这种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势单力薄的。因为一个社会它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真的很多时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会有促进这个运动往前发展的事情出来。比如说我当时在的那个媒体，它之所以说在这种，怎么说，大众媒体，或者商业性质的媒体里面它是一个有性别意识的媒体，这是跟之前的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工作分不开的。比如说当时我们公司它很多的领导层，就是从南方系出来的。然后公司本身也是从广州搬去了北京。然后在广州的时候它就想要建一个女性频道，那它自然而然就说那我们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频道，就本身它的领导，在南方系的时候她感受到一个氛围，这个既跟个人有关也跟环境有关。就是说当时它的领导，建这个频道的那些人，她们自己都是有女性意识的，她虽然不一定自称是女权主义者。

那她们的女性意识是哪里来的？她也是从，跟我一样，看别人、前人的，那个总结的。比如说我就写这个文章，我怎么走上女权道路，这个可能一下子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就可能感化很多人，她可能就变成一个，至少是一个女权的支持者。像那些领导她也是这样来的女性意识，她不是凭空就说我就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相信应该李思馨有参与，还有柯倩婷她们肯定有参与。这个不太确定，需要去采访我的领导才能知道具体的，这个史实，就是她们当时有邀请一些性别专家吧，去给她们做培训，就我们要定这个频道的编辑大纲，然后那个编辑大纲不断地完善，我也曾经给它做一些完善，就成为每次有新人加入的时候作为培训他们的这个指南，按照这个来进行工作的，就是当时我们工作的基本的这个 guideline。这个编辑大纲它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性别意识的，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报道，不要做什么样的报道，一定不要有厌女的、歧视性的字眼出现，比如说不要用“剩女”这些词，然后这是明确地写在我们的编辑大纲里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努力抵制这个社会上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女人就应该怎样怎样，一定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梁：好先进的编辑大纲。

段：是的。但是这个编辑大纲不是凭空而起的，是在一些之前的女权主义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然后也需要就是通过你不断招进来的人，她也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意识。我相信当时她们这么快地选中我也是因为我有性别意识，我想做这个妇女权益相关的事情，她们觉得这个人跟我们合拍的，这个理念是合拍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互相促进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吧，我觉得这个运动是需要不同的人才，而且需要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一起努力，不是说我们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是有用的，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是，就是

他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做的挺好，就会拿我这个作为标杆来衡量别人的工作，那他们都做得不如我，我觉得我是不太认可的，因为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就是我看到你怎么能在一个商业媒体的空间里，能做这么多事，是由各方面促成的。

梁：但是即使这样子你还是觉得在那个商业媒体满足不了你.....

段：对，但是我仍然要给它这个 credit。如果当时我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公司，我再有女权意识可能也是没法去做很多那些报道的，那些支持（女权的）工作的。

梁：那你后来还是决定要去做学术研究，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段：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媒体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这个性质，你要不断地追热点。比如有时候我采访一个人，采访完了我要 move on 去采访下一个。或者说有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发生，我发了一篇文章了，做了一个评论了，或者说做了一个专题了，然后马上有下一个热点爆出来，那我要去跟下一个热点，你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深的东西。但是这个可能就跟我自己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是希望是挖深的。而且我也不是说那种，对每一个热点都有同样的热情。当然我觉得做记者和编辑的这个工作经历也帮助我很多，就是因为你需要有这个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这个我觉得是好的。然后包括那个经历让我认识很多人，包括你们啊，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肯定对女权的这个知识包括性别知识，肯定在那个时候是飞速增长的。其实也是帮助我判断吗。因为我在那个工作上我真的见过很多人，因为我们本身工作的性质就是要去采访各行各业的女性，包括当时有一个活动也是，本身就要评选各行各业的女性，所以当时我去访谈，有很多时候去那种所谓的高大上的场合，也去很多.....也需要去农村。就是就这样之后其实就更加的，就好像有一个可选的资源库，你就知道了哪一种人是你想成为的，或者说你自然而然地跟某些人走得更近，跟某些人可能就走不近。就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我觉得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当时其实到我工作的后期的时候，其实是很抑郁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早上没法起床，没法让自己出门，但是又必须要去上班，要打卡，所以我就除了上班的时间或者是我必须要出差的时间，我就没法出门。所以这个状态并不好，我就决定离开。当时我比较清楚的一点是我想要回学校，我想要做研究，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工作很多年了，然后先把英语捡起来，然后准备申请。然后准备申请的过程中因

为当时也很焦虑，因为我就没有收入了，而且我辞职的那个时间点不对，也就损失了很多钱。然后就在那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包括王政老师在复旦的那个班。

那个班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让我非常确信回学校、做研究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因为在那个班上，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感受，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根本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我体会到的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当时那个那个班是三个星期还是一个月，三个星期，有设置不同的议题，每一个议题都是我喜欢的，我关心的，我特别想了解更多。然后阅读材料也很喜欢。虽然当时英语还不够好，也不够勤奋，很多也没有读完，但是我就觉得天哪，太有意思了，每个话题都这么有意思，都是我特别关心的。比如当时读那个何殷震的那个《论妇女解放问题》，当时真的就是那种耳目一新，觉得原来100多年前的女权主义者就已经是这么这么有见识，而且这么有思想深度，包括那个心胸（眼界）的开阔程度。因为当时讨论如何那个《女界钟》被定义为第一本女权的启蒙吗，你就发现这个历史永远就是，被男性给攫取胜利的果实。总之就是，还有包括其他一些，每个议题我都挺感兴趣。总之在那个班上我真的就感觉太幸福了，就是每天都是过的智力生活，你不用去跟那些所谓高大上的名人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斡旋，或者是那种配合（采访），或者是什么，就是过一种智力生活。而且看的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你想要挖深的，想要做更多的学习和了解的，我就觉得太幸福了。然后在那个课上讨论的，即便有一些可能当时没有完全懂，但是至少我是上了那个班之后我更加确信我就是要读博的。

梁：所以开始决定要做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的时候你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段：抑郁明显减轻，这个是最大的好处，最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对。

梁：那除此之外，你决定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个人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想法有什么样的进步的发展？从事学术研究之后？

段：我觉得我可能现在还不算“从事”了研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就是baby scholar in training，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因为我还在学习阶段，也是因为我记得，特别是美国的博士项目它本身的定位吧，就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独立做研究的学者，所以我现在还在这个process里面。刚刚开始做我自己的研究，但是还在初级阶段。但是我觉得给我个人的影响还是挺多的吧。一个就是，怎么说，就像以前我对比如对性别的了解对女权主义的了解，有了解但是跟这种系统学习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在学习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时为什么选美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背景都不是跟性

别和女权有任何关系，甚至都不是社会科学，所以我很喜欢美国的这个项目设置，前三年都是在修课，就可以广泛涉猎，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合我。我就会想要广泛涉猎，也要找准到底想做什么，所以也修了很多课。

我觉得一个直观的影响是大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就是对一些理论有一些系统的学习之后觉得这个天地太广阔了，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像今天下午我们听的那个，就是你顺着每一条线深挖下去你都可以拔起来很大的那个，发现它这个根系是非常深的。所以我在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乱发评论，因为觉得这个水太深了，就是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就越来越不敢说话，甚至别人问我做什么研究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的，觉得不好描述，描述出来就能听到自己说，就觉得那种那种感觉就是，lame，可能就是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身份变化之后，也会对自己有新的怀疑。比如说很多时候也在想，我做这个做研究到底是对谁有意义？首先我毫不怀疑这是我想做的，这个是我想过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就是适合我做的事情。这个可能就回到我之前在国内做行动。这个我觉得可以说下，因为可能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验，可能也跟别的小伙伴不一样。

就是我当时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参与行动应该是在武汉，跟累累，还有酸小辣，还有猪西西，还有 Waiting 啊还有谁，很开心。我就发现我特别享受我们在那儿一块儿，就是那个头脑风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特别能出主意的人。然后我因为毕竟做过编辑，并且我觉得我这个文采还不错，我可以写稿子，然后我可以比说想口号啊想标语，我觉得这些是我擅长的。但是，我印象中我们是支持东莞的性工作者，然后就说那个“央视要大裤衩，性工作者要马赛克”，对，我印象中我对这个标语是很有“贡献”的，我不是说真的争这个贡献，我的意思就是这种事情是我喜欢做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比较适合做的，但是一到上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太不像我了。就好像有一个自我，跳出了我的身体，悬在这个半空中，看着我自己，就是一下子这个 self-awareness 就爆炸式的增加，特别的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不舒服是复杂的。就是怎么说，好在是跟小伙伴一起，所以就不那么.....如果是我一个人，后面我也可以说一个我一个人去的故事。总之吧，我就是那种特别的，就好像我自己浮在半空中看着我自己，就那个感觉特别奇怪。我刚刚也跟你说明吗，我初中的时候读很多这种红色革命经典啊，那都是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他们，曾经读到过的理想青年难道不应该是那种，觉得热血澎湃，为什么我的这个感

觉是如此的这个，我真的我到现在我也没法准确的描述这个感觉。但总之，肯定是不像在之前这种跟小伙伴一块儿头脑风暴的时候那种.....

梁：自在。

段：特别自在。然后妙语连珠啊这种，特别放松。然后觉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就是 this is me，对吧？然后到街上去就，我是谁呀？为什么我走在这儿，为什么我自己看着自己觉得好可笑。然后当然有另一方面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肯定很紧张。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所有行动者都会 share 的一个经验。但是第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其他行动者交流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经验，但总之我就说在这儿，丰富一下这个资源库吧。

然后到后来，另外一次行动是我一个人。因为刚好我在那儿，就是我的母校。当时我拖了一个好朋友。当然她是一个女权的同情者，但是是保持距离的同情者。所以我好说歹说她同意陪我去，答应帮我拍照，但是她要站在街的那一边，帮我拍照。

梁：是什么行动？

段：就是那个厦大吴春明的那个，小红帽的那个。

梁：反对校园性骚扰。

段：对对。然后她就说我可以陪你去，但是我们要保持距离，不要走在一起，不要让人以为我是跟你这个奇装异服的人是一伙儿的。但是她是个好朋友，我也很理解，她作出她的选择，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个也是她的选择。她愿意帮我拍照我已经很感谢了。然后当时就，反正就，本来是一个拿着剑和盾的这样一个比较英雄式的这个 pose，但是呢我当时很傻的，那个剑寄到了，但我没有看到那个快递，但是又需要一个东西（充当剑），所以我当时就在路边捡了一个棍子，觉得好像也可以，有点像那种剑的样子吧。总之就去拍了，然后因为那次是我一个人，就那种感觉就更强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那没有其他人在这儿，我又支持这个行动，没人那我就上呗，我就做。

但这个就绝对不是像我小时候看到那些红色经典里面的那种，满腔热血澎湃的，我就要冲上去堵枪眼的那种，一往无前的那个，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那个我肯定不是，这个我得（澄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需要我，那我就去。我是这样的，这种人。总之就是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觉得说我能去享受这个过程，那

种热血，激情澎湃那个感觉，我没有。但我就去了，然后拍了照，然后就离开了。但是呢她们又建议我说，你作为校友你应该去给校长送信。然后那我就再去说服我那个朋友，行行好，陪我一块去那个校长办公室。她说这种事儿她绝对不干，绝对不去。因为她还在学校读书，我那个时候只是校友，已经毕业了。因为她是直接利害关系的，那我觉得我也理解，对吧？她一个在校生，对她来说是有风险的。对我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因为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然后我没办法，她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进那栋楼。那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然后那个校长办公室在顶层吧，总之那个过程就非常漫长，一个人进了一个黑洞洞的楼，然后去之后我觉得我都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害怕还是什么。我们刚才在路上也在讨论这个中美高校的这个 accessibility 的这个差异。你知道就是你去哪儿都是会有人给你设置屏障，你作为一个学校的学生，你也不认为自己 entitled to any 资源，或者说是你有权进入哪里，做一个什么事。

梁：你就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

段：对，我就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这个是我答应下来我就得去做，是吧？去了之后敲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我在那里打腹稿我应该怎么跟校长说，我这个是个好事儿。我也真心相信这个就是好事，就是建立校园防性骚扰机制，我就去递给他，怎么给他解释这个事情，然后在脑子里打腹稿。敲了门没有人应。我想校长的门不是那么好敲开的对吧？说不定外面还有一层那个助理啊秘书什么的，那我就再敲，还是没有人应。我想会不会是我走错了呢？然后又转了一圈。然后转一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一层楼好像都没有人。然后门也全都关了。然后我想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就去楼下。楼下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然后我说，我想去那个，我都不敢跟那个人说（实话），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大楼里随便碰到的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去楼上一个办公室有事，但是呢敲门没有人应，是怎么回事啊？那人说：现在放暑假了呀！谁理你呀！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颗石头落地了，太好了！没人！那我就不是胆小鬼也不是逃兵是吧？我是接受了这个任务，非常有责任心地完成，但是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这个就没法完成了。那我就赶紧地，如释重负地，逃离了现场。

总之，这就是我的两个不同的经历吧，一个是有小伙伴的感受，一个是没有小伙伴的，独自上阵的感受。结合这种种吧，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一个研究者，而不是行动者。当然行动也有各种形式，但是可能觉得就没有其他小伙伴勇敢，像美丽她们穿那个带血的婚纱呀，如果是非得说实在没别人了，只能我去，我肯定也穿了、去了。但是问题是我的感受

可能就跟这两次类似的，我自己在那个过程里我不是享受的，或者说是感觉到这个我曾经在那些红色革命经典里读到的，那种找到人生的这个，总之就是我的这个感受，让我觉得我这种性格以及最让我有热情的关注点，可能就还是我想做研究。所以就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想做研究。

梁：那你在活动过程中，因为刚刚你有在说在研究过程中女权主义对自己的一些影响，让你做这些决定要参加这些女权活动。在参加活动过程中女权主义又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然后你在参加这些活动过程中，你的女权思想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和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活动前活动后。比如说你对女权运动本身的看法。

段：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坚持的东西是没变的。然后觉得很难。做点事太难了。首先你面临的这种压力，很多都是，如果在一个，换一个社会环境，这些都是没必要的。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戴着镣铐的感觉。这个这些镣铐都是应该去除的。就是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在美国那些女权行动者，比如我在的院系内大多都是都是行动者，就是各种，女权运动啊，酷儿运动啊，大都是有各种方式，都有参加过。然后再包括这个读书过程中，就是觉得为什么，比如在中国就好像说有这种研究和行动的二元对立，好像研究者跟行动者好像是两个水火不容的这种，根本不是，而且这个也不符合女权运动的历史。

梁：我们要赶快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期待你自己是怎么样，你刚才也说到女权理论家跟活动家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你希望你能够怎么样将你的学术研究跟行动相结合？

段：这个有一点就是，我来读书之后，刚提到需要系统读很多理论，我是挺羡慕的，就是比如我最喜欢黑人的女权理论理论家，她们贡献了很多原创的思想，然后有很多真的我就特别喜欢，像 bell hooks, Audre Lorde，她们写出这么透彻的女权思想然后又这么深刻，这么清晰，直白，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这种女权的研究也好理论也好。还包括有一些像印度的女权主义者里面也做出非常好的研究，而且我不认为说她们只是在英语世界发挥她们的影响。因为她们能产生出一个理论，就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父权制是全世界各地的妇女都面临的这样一个压迫，而且你相信女权主义有一些能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阶级的一种号召力的话，那你产出的女权理论就应该也要有这种（跨越界限的）力量。比如我读到的像黑人女权理论，包括有一些印度的，她们就让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跟她们非常不同背景的，语言也不同，文化历史背景都不同的人，感到这种力量，然后觉得它是能解释，我能拿来去解释我自己的经验，拿去解释我观察到的中国的这个现实。我觉得这种

是非常好的、我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有能力做出来的研究。就是你要有这个跨越这个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的一个有深度的这种女权的思想。

梁：那你这个是讲的研究方面的.....

段：也是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做了研究之后的一个收获或者是观察。这个就是我观察的，我很羡慕就是像黑人的印度的就是她们就是非西方的，或者说非白人中心的，她们有能力出产原创的有深度的能跨越种族国家文化界限的，女权思想。我期待有，不是我期待我自己，而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也能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梁：这样的女权思想怎么跟活动，行动相结合？

段：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思想）跟行动不是割裂的。它们都是从行动中来的，包括像那个现在被各种其他的学科都拿去用的 intersectionality——当然这是好事，如果你的理论没有其他人用的话，这个就没有活力了——就是那个黑人的女权律师她们在一线的经验里走出来的。你就发现你没法用一个单一的这个性别呀或者是阶级，或者种族，某个单一的面向去理解事情的，这也是比如像 Audre Lorde，她在 6、70 年代就在说这个，虽然当时没有用这个词，因为她自己是一个黑人的拉拉，那么她就很明显，你无法用单一的面向去解释她的生活经验。就我自己一样，我读初中的时候肯定不可能知道这个词，这个理论，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我就知道这个性别跟阶级，地域，永远都是交织发生的影响的作用的。

梁：所以你是希望能够从活动当中总结出.....

段：不一定是总结。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无法靠一个人来完成。不能说我做一个研究者，我去把你的经验总结一下，变成我的结论。这个做研究跟作行动一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one person's job，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研究，我很希望有其他人跟我做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做同一个领域的研究，因为这样你有人跟你进行智力对话，大家互相促进。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是没法成为一个领域的。

梁：所以是大家一起，从行动中总结出这样子的女权思想。

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很多人，做研究、做行动，可能同时做研究和行动，然后互相促进。总结各种经验，把经验理论化，然后理论如果能，不是指导，而是，就是能成为行动者的，比说，如果我要做一个行动，我要用什么方法，以什么样的话语，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做倡导，那比如说我们做的倡导，在性别领域的，那也是研究者他们能把它用一些

词，能把一些概念厘清，能把一些大家的困惑能够解释清楚之后，你才能用这一套的这个 narratives 去做倡导的，对吧？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法去把它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哪一部分是理论，哪一部分是行动，对吗？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说，理论它不是说只有发表到学术期刊上，才是理论，对不对？像很多那个黑人女权理论人家根本都完全不按照这个学术规范那套来写作，但是人家这个真的是有价值的思想，那大家自然也还是会去引用它，而且行动者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比如说我面对我的培训对象，就具体的这个对象，我做一种翻译，我翻译可能是换一种语言，但这个思想还是这个思想，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是没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的。因为在现实中它就不是.....

梁：它是相辅相成的。

段：是的。